

白露秋藕

润流年

□张曙荣

白露已到,暑气日消。

街头菜摊、城市商超,带着湿润泥淖的新鲜秋藕悄然上市。一节节藕莹白如玉,携着秋水清润的气息。淡淡藕香漫入秋风,瞬间牵起绵长回忆,牵回我童年老屋的烟火,想起奶奶岁岁默默难忘的陪伴。

民间俗语有言:“秋藕一身润,白露最养人。”一场秋风,褪尽盛夏的燥热,也让蛰伏在塘底的莲藕吸足秋水灵气,长成一年中最鲜嫩温润的模样。望着眼前节节白净饱满,带着淡淡泥香的秋藕,思绪瞬间飘回年少岁月里的宁波城南旧景。旧时火车站下方,花木苗圃连片成景,那一方碧水荷塘,便是如今宁波盆景园的前身,也是我童年最温柔的水乡记忆。

犹记儿时盛夏七月,此处荷塘十里芳菲。田田荷叶铺展水面,粉白荷花亭亭而立,清风过塘,荷香袅袅,蝉鸣和蛙鼓声声不绝。我常与玩伴结伴而至,绕着荷塘追逐嬉闹,看蜻蜓立荷尖,看碧波映荷影,盛夏荷塘的盛景,数十年过去依旧历历如绘。夏末秋初,莲蓬饱满成熟,邻里亲戚家从塘中采得新莲,总会特意送来几捧翠绿莲蓬。

午后闲暇,我坐在老屋门槛边,轻轻剥开莲蓬外壳,取出嫩白莲籽,入口清甜脆润,自带秋水的清冽,驱散残余暑气。那一口自然纯粹的鲜甜,是独属于童年夏秋交替的清甜滋味,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。荷韵从盛夏莲蓬始,待到白露时节,便化作深藏塘底的秋藕,成了秋日最动人的风物,也成了我一生难忘的佳味。

儿时白露,最期盼的便是奶奶亲手烹制的秋藕佳肴。老屋青砖黛瓦,灶台烟火温热,一生深耕烟火日常的奶奶,最懂顺时食鲜、以食养生。在她眼里,一截寻常秋藕,藏着自然最精妙的四季智慧。莲藕生熟异性、清补有别,是天地馈赠的药食同源佳品。生食性寒清润,可清热生津、凉血散瘀,消解初秋燥热烦渴;熟食温润中和,能健脾开胃、补益气血,滋养秋日虚弱脾胃。

一物兼具清、补二功,顺应四季阴阳流转,尽显古人质朴的生活智慧。

晨光温柔的秋日清晨,奶奶总会细细清洗新藕,褪去淤泥,削净外皮,雪白通透的藕身便显露出来。她手起刀落,或切半分不到薄片凉拌清炒,或切厚块文火慢炖。清炒藕片不加繁冗调料,旺火快炒,保留藕本真的清甜,莹白爽口,鲜香入味;莲藕炖汤则文火慢煨,让藕块吸满汤汁,变得粉糯绵软,温润养胃。灶台前烟火氤氲,奶奶佝偻忙碌的身影,锅铲轻触铁锅的轻响,是童年最安稳温暖的秋日光景。

岁岁食藕,年年安然。长大后伏案读书,才知晓莲是华夏大地独有的古老孑遗植物,是跨越千年的植物活化石。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,华夏便已孕育出完整厚重的莲文化。七千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留存的荷花花粉,河南仰韶文化出土的炭化莲子,佐证着华夏植莲食莲的悠久历史。《诗经·国风》中“隰有荷华”的温婉歌咏,更是让莲的清雅风骨,流淌千年文脉,浸润国人情怀。

莲中通外直,象征君子坦荡本心;藕断丝相连,寓意人间绵长牵挂与不舍深情。它出淤泥而不染,守本心、存纯粹,既是四时风物,亦是中国人刻在骨里的品性与情怀。历经千年岁月,寻常秋藕,早已不止一味家常饮食,更是沉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国风雅物。

时光辗转,城市迭代更新,旧时苗圃荷塘化作雅致盆景园,儿时玩伴各赴前程,唯有白露藕香,年年如期而至。如今白露将至,我亦复刻奶奶的做法,择新鲜秋藕,入厨烹制。熟悉的藕香漫满厅堂,味道一如儿时清甜温润。

烟火升腾,光影恍惚,岁月温柔回溯。我仿佛重回古朴老屋,秋风穿窗,暖意盈怀。恍惚间,慈祥的奶奶静静立在我身旁,伴我静待秋香,安度流年。

一缕藕香寄秋念,温润流年暖余生。



晨起见白露。

白露的诗意

□厉勇/文 朱思盼/摄

南方的秋天总是姗姗来迟。只有过了处暑,到了白露,暑热才真正有所消退,从而让人感受到秋天的舒爽和诗意。

白露,那晶莹的一滴,是花草、树叶上的水。白露时节,昼夜温差逐渐变大,空气中的水汽在晚上会遇冷凝结成小水滴,洁白无瑕,晶莹剔透,然后偷偷藏在花草、树叶上。第二天,被早晨的阳光温柔地照着,那晶莹的一滴水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早起的人最早发现了白露,他是我乡下的父亲,早起去稻田看稻子的长势,稻叶上有明亮的一滴露水,似掉却不掉。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,那白露折射的阳光里,有父亲露出的温暖笑容——稻子要丰收了。那晶莹剔透的一滴露水里,有父亲对稻子丰收的期盼。

这个早起的人,可能是城市里那个手持扫把的清洁工。他们在马路上清扫,却发现了落叶上的露水。路边的小草叶子上也是湿哒哒的,有湿润的露水聚集在一起,悄悄说着昨晚发生的事。也可能是刚刚开学不久的小学生,他们在操场上做早操。成群结队去操场的路上,他们发现花草、树叶上有露水在闪烁,里面有七彩的阳光……

白露,那晶莹的一滴,是秋日落下的一滴雨。一场秋雨一场寒,这寒冷是一场场秋雨的功劳。细雨静静敲打水面、窗台、屋檐……敲出秋声一片。清凉的雨丝,啜饮了花草、树叶上的露水。又在雨后,变成花草、树叶上亮闪闪的水滴。

白露,那晶莹的一滴,是女人眼中那含情脉脉的泪水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白露,多像一个优雅明媚女子的名字。白露,她似乎几千年前就是个温柔可人的女子,是《诗经》里盼君

归的女子,她倚在窗边、门边……傻傻地等,痴痴地望,从早晨起床,露水挂在草叶上开始等,又等到晚上凉风起,白天的水汽悄悄凝结。她等啊,等啊,却迟迟未见丈夫的身影。于是,她只能暗自垂泪。

白露亦是多情的女子,这晶莹的泪水亦滴到了草叶上。于是,第二天的早晨,连她自己也分不清,草叶上的露水,是不是还藏着她的那滴泪水。白露,终究是在凉爽中带了凉意的。有心事的人,或者伤感的人,肯定不能自己。那晶莹剔透的一滴露水里,有思念的苦涩,也有女人的深情。

白露,那晶莹的一滴,是诗人的绣口吐出的诗歌。李白曾多次为白露着墨落笔,如“白云映水摇空城,白露垂珠滴秋月”“秋露白如玉,团团下庭绿”“玉阶生白露,夜久侵罗袜”。此外,还有杜甫的“白露团甘子,清晨散马蹄”,元稹的“露沾蔬草白,天气转青高”,刘禹锡的“秋风白露晞,从是尔啼时”等。

白露时节,民间有饮白露茶的习惯,所谓“春茶苦,夏茶涩,要喝茶,秋白露”。秋干物燥,多喝茶,可以润心润肺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”,连小鸟和昆虫估计早就对花草、树叶中的露水垂涎不已了。它们藏在草叶里,等露水凝结成那晶莹的一滴,然后偷偷啜饮而去。它们不喝,草叶上的露水被阳光照一会儿,也就随风而逝了。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”,谁也留不住露水。

白露生,秋风凉。秋属金,金色白,以白形容秋露,故名“白露”。秦观词里那句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的金风玉露,应该就是秋风和白露了。秋风和白露的相逢,带来了这舒爽宜人、诗意又多情的秋天。



桂花糖藕(资料图)